

北京京剧院精品剧目《洛神赋》剧照



# 薪火相传

# 国粹生辉



——北京京剧院当红名流专访

北京京剧院历史悠久，行当齐全，流派纷呈。如京剧界金牌作曲家朱绍玉先生，是走在京剧最前沿的一代名家，刚刚创作完成新编现代戏《宋家姐妹》。马派老生朱强、梅派传人董圆圆，得众位名家之真传，是当今京剧舞台上最活跃的当红名流。

# 朱绍玉： 走在京剧前沿的金牌作曲家

文◎韩旭 图◎张保旗

我一回身，正好和朱绍玉老师碰了个正脸。他头发有点乱，身穿一件红色秋衣，外边套了一件绿色的坎肩儿，两只有些发白的蓝色裤管下面，是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朱老师和我们握手，面带笑容地说：“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上面有个戏，一直脱不开身。你们俩着急吗？不着急先跟我去一趟排练厅吧。”我和摄影师都摇头说着急，采访什么时候开始都行。于是我们三人来到电梯口，可惜电梯一心向上，迟迟不肯下来。朱老师眉间拧起一个疙瘩，他又按了两下电梯门口的“上行”按钮，最后无奈地说：“你们能爬楼梯吗？要不咱们走上去，排练厅没多高。”我们说没问题，朱老师旋即在前面带路，三脚两脚就上了一层楼。我看朱老师忙不迭地去看排练厅，就好奇地问他最近排的是什么戏。他说，《宋家姐妹》，是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代戏，6月12日、13日就要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了，时间特别紧。

## 走在京剧最前沿

在去往排练厅的路上，我和朱老师聊起了《宋家姐妹》。这

部新戏选取的视角独特，以1927年大革命危机为背景，从宋家母女、姐妹的亲情与矛盾入手，讲述了宋庆龄在阻止宋美龄与蒋介石婚姻未果的情况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保护张太雷等共产党人。朱老师介绍说，这

部新戏在音乐创作上最大的亮点是为迟小秋创作的唱腔既保持了程派的韵味和特点，又有所发展，并且在剧中增加了世界名曲选段。导演宫晓东为了加强音乐对时代的表现力和人物塑造，提议作曲增加宋庆龄所喜爱的世界名曲，导演在舞台布景中特意设计了老式收音机这一道具——宋庆龄打开收音机，世界名曲悠扬



朱绍玉谈起戏曲作曲滔滔不绝

而出，这时与京剧的伴奏，京剧的唱腔、念白相互碰撞、相得益彰，形成了音乐方面的独特性。另外，乐队还将利用大提琴和胡琴两种乐器的优美旋律来揭开全剧大幕，将一部“新”的京剧展示给大家。朱老师还告诉我，他将安排演员在幕与幕之间，用通俗唱法来演唱这部新戏的主题歌，这是史无前例的，肯定会遭





一位京剧作曲家要求的综合素质极高，乐理、唱腔、乐器等要样样精通

来非议，但他还是想作这样的尝试。

我们走进排练厅，朱老师叫我们随便坐，他自己径自去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坐了。此时，著名程派青衣迟小秋正在台上与一些年轻演员彩排、表演。迟小秋扮演的是宋庆龄，她在台上端庄秀丽、落落大方，行立坐卧都带着国母的气质。她一张嘴，尽显程腔幽咽，在深沉婉转低回之间，抒发宋庆龄的博大情怀，表达她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患。突然，台下的朱老师喊了一句“停”。他站起身走到观众席右边，和那里演奏的乐队说：“你们刚才音乐进早了，等她把那句词唱完，停一下，音乐再进来。”说完他开始指挥起

乐队来，就像交响乐的指挥家一样，双手有节奏地挥舞，音乐也跟着他一张一弛、有舒有缓。

### 多才多艺，成就金牌京剧作曲家

少年时的朱绍玉天资聪慧，从小就酷爱京剧，家里有一位在票界很出名的亲戚教了朱绍玉不少戏。1959年，青海省京剧团来北京招生。朱绍玉慕名而来，而且是背着父母。京剧团招生的老师对朱绍玉赏识有加，就说，青海剧团的条件可好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推开窗子就能看见大海。朱绍玉当时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他琢磨：“青海、青海——肯定有大海啊。那一边唱戏，一边遥望大海多美啊。”第二天，招生

的老师又给这些选拔出来的京剧好苗子一人发了一件练功服。要知道在1959年，一个人统共没两件好衣服，朱绍玉迫不及待地把练功服穿上，在镜子前摆pose，精神抖擞。他此时作了决定，去青海省学京剧。这是朱绍玉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还是背着父母。他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眼见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火车到站后，他们改坐汽车。朱绍玉下车后，当时心就凉了。他发现剧团的院落十分简陋，这跟他心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愿景相差甚远。可朱绍玉想，自己奔波了好几天才来到青海，就这么说走就走也太没志气了，先留下来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吧。

朱绍玉背着父母走了快一

个月了，朱绍玉的父母起初还以为孩子是去谁家玩去了，所以并不在意，可过了好几个星期，孩子音信全无，父母就有点着急了。就在这时朱家收到一封来自青海省的信。朱绍玉在信里说自己在青海省京剧团学戏，一切都好，叫家里不用担心。父母看后大惊失色，母亲当时特别担心儿子，当即决定买火车票去青海看儿子。朱老师回忆说，那天，他在火车站接母亲，母亲下车看见儿子就泪水滂沱，哭着痛骂了他一顿，又问儿子是不是打算长期留在青海省京剧团。朱绍玉说，自己在京剧团的同侪间属于优秀的学生，剧团很器重他，每个月还给他发17块钱的“基薪分红”（学徒的一种劳务费），而且京剧团听说他的母亲来了，又特意找了一间好房子，留给他和母亲用。京剧团对他这么好，所以他决定留下来。母亲了解儿子的决定后，心疼儿子，索性辞了北京的工作，专门在青海照顾儿子的生活。

朱绍玉不曾想，他在青海省一呆就是30年。他在剧团没过多久就转为正式员工，虽然他当时才十三四岁，但由于他表现优秀，工资被定为辅助一级，每个月47.39元，这在当时的青海，已经足够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销了。朱绍玉一开始在京剧团学老生，《武家坡》的薛平贵、《文昭关》的伍子胥，他的表演让观众叫好不断。后来他又学小生，《金玉奴》《铁弓缘》等学了很多出。让朱绍玉感到很意外的

是，青海虽然地广人稀，但京剧市场火爆异常，他每次演出，都看到观众席黑压压的人，很少有空的座位。几年后，朱绍玉的嗓子变声了，只能改行学演奏，拉二胡，弹三弦……各种乐器，他样样都学。因为那段时间朱绍玉不能唱戏了，所以他有些怅然，总想通过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练琴上，春秋朝夕不辍，每天只睡6个小时。当时在“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会每天都有很多，可朱绍玉只专注于练琴练功，会议很少参加，因此也被大家赐了一个“小白专”的外号。

朱绍玉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以及台下演奏的乐理知识，这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京剧作曲家打下了基础。他很快就表现出在京剧作曲方面的天赋。他创作的《草原银河》《木匠退亲》《主席语录》等一系列作品，在青海脍炙人口。他在作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收集地方的音乐素材。青海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朱绍玉的足迹。那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蕴藏了丰富的地方音乐素材，曲调优美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花儿”“藏曲”在民间广为传唱。每年朱绍玉都要深入到牧区和农村，搜集、整理这些宝贵的艺术财富。

“花儿”是青海省当地的一种民歌，回想起当年搜集“花儿”的情景，朱绍玉说，这件看起来很轻松而且富于艺术意味的事情，事实上却十分艰难。因为尽管“花儿”曲调动听，但是

歌词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当时村民还很封建，那些会唱“花儿”的年长者，根本不会当着小辈人唱这些情歌。村里的广播站一放“花儿”，很多村民直接拿被子去捂广播的喇叭，个个都臊得面红耳赤。

面对这样的困难，朱绍玉没有放弃。他通常骑马一整天后来到村里，找到会唱“花儿”的老汉，一番动员之后，老汉终于愿意到远离村庄的一个田埂上哼唱他熟悉的那些民歌。朱绍玉一边记，一边学着唱。因为当时的录音机体积很大，步行、骑马无法把它们带到偏僻的小山村里去。朱绍玉收集音乐素材都是靠耳听，用手记，并学着唱，因此他所收集到的民歌、小调，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这些经过时间淘洗而积累了一代又一代人音乐智慧的民间音乐，在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生涯中，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1974年，朱绍玉被派往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跟着赵宽仁老师学习作曲。毕业后，他为青海省京剧团创作的大型京剧《格萨尔王》设计音乐，他大胆地将藏族音乐融入京剧的唱腔中。《格萨尔王》在北京上演引起轰动，其音乐的创新受到各界的称赞，朱绍玉也随之在戏曲音乐界崭露头角。也就在这一年，他得了第一张获奖证书。中国社科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为他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发掘工作中做出的成绩颁奖。朱绍玉从此以后

便一发不可收，得到的各类获奖证书数不胜数，仅获文华奖就有两位数之多。《丹青魂》《天鹅宴》《山花》《香江泪》《夏王悲歌》《圣洁心灵——孔繁森》《梅兰芳》《下鲁城》《袁崇焕》《图兰朵》、京藏剧《文成公主》……这些剧目的音乐设计都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大奖。朱绍玉被戏曲界誉为“获奖专业户”绝对是实至名归。

### 戏曲作曲，最需后继有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已在圈里赫赫有名的朱绍玉调至北京京剧

院。才不过二十几天，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也求贤若渴地找到朱绍玉，希望他能“跳槽”。这让朱绍玉有些踌躇，部队剧团给他的条件优厚，进去就是副军级待遇，可北京京剧院又对他有情有义，他初来乍到北京，院里的领导帮他找房子，又把家人安顿得熨熨帖帖，这还没过几天，就因为有了更好的去处，自己一抬屁股说走就走，这怎么行呢？将来在圈里贻人口实，说朱绍玉见利弃义，这可承受不起啊。经过一番考虑，朱绍玉婉言谢绝了解放

军剧团领导，并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投入到北京京剧院的工作上，之后佳作迭出。2002年9月21日，朱绍玉在长安大戏院开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音乐会，曲目中既有因以成名的《格萨尔王》《夏王悲歌》《党的女儿》《黄荆树》《圣洁的心灵——孔繁森》等，也有当时饮誉剧坛的《宰相刘罗锅》《洛

神赋》、《蔡文姬》等。

除了全身心作曲外，朱绍玉还注重培养青年作曲人才，他挈带的戏曲研究生数不胜数，但很多人都耐不住性子，半途而废，改行去干别的了。这让朱绍玉怅然不已。

“干戏曲作曲的，成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因为你要学的东西很多。首先你必须会唱，了解声腔历史，熟悉各剧种的声腔、板式、行当派别。而派别尤其重要，比如京剧老生演员于魁智，唱的是余派和杨派，有他参与的戏就要根据他的派别和嗓音特点设计，换成另一个演员又将另当别论。其次，创作人还要有全面的音乐知识。比如地方民歌、西洋乐及其配器。”朱绍玉说，“最后，戏曲创作最难之处还在于要掌握创新的分寸。虽然如今讲求革新，但革新到什么程度，要有限制，这就让其与歌舞区隔开。有些地方可以突破，有些地方要原汁原味，革新太大，观众就不承认你是戏曲了。”

采访结束时，时钟已过了12点。朱老师给他在彩排现场的学生打个电话，电话那头说新戏的彩排还没结束。朱老师说他还要去排练厅看一眼，我们一行三人出了办公室的门，我望着朱老师的背影，我此前没有想到，这位创作100多部戏、获得了五六次文华大奖、头上光环无数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却如此平易近人。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京剧上、作曲上，才使得他在生活中显得那么简单、平凡、可爱吧。■



朱绍玉在工作时一丝不苟